

新中国人口七十年: 回顾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思想及其中国化*

李 龙 陈佳鞠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两种生产”原理为代表的人口理论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充分地体现了“均衡”的基本思想内核。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艰辛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不断实现创新发展,形成了以“均衡”为主线的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均衡”的内涵得到更深刻的阐释、更系统的论述,这集中反映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人口思想上。在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成果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实践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口制度、走出了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人口均衡; 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龙,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后; 陈佳鞠(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辑。北京: 100872

Marxist Theory of Balanced Population and Its Chinization

Li Long Chen Jiaju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theory of Marxism classic writers, represented by the principle of “Two Ways of Production”, scientifically interprets 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ociety and fully 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Balance”. Accompanied by the hard explorations of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Marxist view of balanced population has constantly realize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balanced popul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created to adapt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Especially in the New Era, it has been more profoundly expounded and more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mainly reflected in Xi Jinping’s population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long-term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o boos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view of balanced population and its Chinization, China has creatively built a popul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und a road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rxist Theory, Balanced Population, Chinization

Authors: Li Long is Postdoctoral Fellow,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Chen Jiaju is Edit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rucchenjiaju@163.com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征、规律与前景——老龄社会的人口学基础研究”(71490731)的资助。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多年以来的人口发展不仅为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运行、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创造了积极条件,而且为世界人口相关事业进步作出了卓绝贡献。中国人口面对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模型、结构型、素质型、分布型多维矛盾交织、多重压力汇集的形势能够取得重要成就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为理论指引,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口制度、走出了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均衡”是贯穿这一理论与实践过程始终的鲜明基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经典著述,厘清其中国化发展脉络,并联系中国特色人口制度建设、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探索,从“均衡”的基本视角进行再梳理、以“均衡”为核心要义作出新凝练,尤其重视把握其在新时代中得到的更深刻阐释、更系统论述,具有特殊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1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人口理论以均衡为基本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论主要反映在其提出的“两种生产”原理之中。早在1845~1846年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马恩两人就详细地剖析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也称为三个“因素”,实际上已为世人清晰地呈现了“两种生产”的基本内涵。他们指出社会活动的第一个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a)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指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活动的第二个方面:“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再生产,他们指出社会活动的第三个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亦即人口的生产):“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上述三个方面论述过后,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概括出两种形式的“生命的生产”:其一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其二则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生产^①。显然,“两种生产”这时已经得到了相当完整的论述。此后,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的主要人口思想,在《经济学手稿(导言)》《剩余价值理论》《致弗·阿·朗格》《反杜林论》《致卡·考茨基》等众多著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到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两种生产”的提法,给出了这一原理的经典表达:“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b)“两种生产”的这一系统性阐释,不仅是对马恩两人长期秉持的主要人口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在新的经济史和人类学资料基础上实现的进一步发展,其以成熟的理论姿态奠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基石。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大创造性应用,其集中地呈现了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二者对立统一的关系。马恩两人在人类发展的宏大视野下考察“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从中揭示出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既相互依赖又相

^① 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便已提出“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的问题。

互制约的社会生产矛盾法则,一言以蔽之:“人口的增长本身既是有待再生产因而也有待消费的使用价值增长的前提,也是这些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中共中央编译局,1980)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构成人口生产的基础性因素,对人口生产造成决定性影响,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对马尔萨斯“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的片面人口观点加以批判时,曾鲜明地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中共中央编译局,1960)马克思的《强迫移民》通过对比古代近代两代人口迁移背后不同的人口过剩模式,更直言不讳地阐明了同样的观点:“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中共中央编译局,1961)马恩两人的上述论断彰显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物质资料生产是推动和制约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根源,人口生产只能立足于已有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着眼于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需求,人口生产的总体趋势、主要特征等总是为物质资料生产条件所支配、被物质资料生产需求所驱使,“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家庭……”(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b)。另一方面,人口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必备的条件,对物质资料生产有重要作用,它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就将人口视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中共中央编译局,1979a)此后,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发挥了该思想,认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a)人口生产将会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物质资料生产不可能脱离人口生产,这虽然在人类发展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是一条恒之久远的“铁律”。诚如马克思所言,“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b),而“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能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中共中央编译局,1980)。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两种生产”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延续至今的。

基于对“两种生产”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的哲学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人口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适应亦即“均衡”的人类社会生产共有原则,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践遵循。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地考察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第一次确切地提出:“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中共中央编译局,1980)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这种“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以及人口的绝对增长率(包括过剩人口率和正常人口率^①)将会“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马克思此处所集中论述的就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均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人口构成了经济社会的约束条件,而经济社会又塑造了人口的基本格局,这“两种生产”总是要满足特定的“数量关系”,由此驱动着两者在均衡破坏后寻求新基础上的新均衡。因此,人口发展既不可能明显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亦不可能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而要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等。马克思后来还在这一著述中直接讲道:“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口成比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80)正是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规定了“两种生产”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相结合,以达到均衡的状态,不相适应的结果将会“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

^① 马克思在此指出“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

痉挛表现出来”并强制地促使“两种生产”比例趋于协调。《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倾尽毕生之力所要完成的主要著作,亦曾多次针对资本主义,具体地分析了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均衡问题。例如,在第一卷,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人口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动要素这一重要观点,他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时,他还深入地探讨了人口变动和资本积累的客观联系,他强调,“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b)将会从中发挥作用;在第二卷,马克思对货币额与商品额的转化($G-W$)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c)现有生产资料多于或者少于可支配的劳动都不利于产品转化,有鉴于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可以说,如何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适应亦即“均衡”是贯穿人类经济运行全周期、社会进化全过程的永恒话题,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系统性地认识了“两种生产”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和矛盾性的相互关系,而且还革命性地确立了追求“两种生产”均衡发展这一实践过程中应坚持的关键准则。

人口生产要和物质资料生产相互适应亦即“均衡”是加诸各个地域、一切社会之上的普遍发展规律,发现这一规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掌握并正确运用这一规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才是主要目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学术观点,指出:“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中共中央编译局,1979b)人口调节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恩格斯将“两种生产”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均衡”发展思想来指导实践的生动体现,它事实上回答了:资本主义通过人口相对过剩强制地达到均衡状态^①,与之相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如何积极地寻求“两种生产”均衡发展?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率先论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地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可能性,他坚信,只有依靠社会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中共中央编译局,1960)。此后,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里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地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必然性,他强调“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中共中央编译局,1971)马恩两人从来不是孤立地讲人口调节,其出发点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在发展中的均衡,从以上论述里不难看出,他们始终把人口生产同物质资料生产相联系,在“两种生产”有机统一的框架下讨论为什么调节人口、怎么样调节人口,这反映了均衡的本质要求。同时,人口调节理念也体现了对唯物主义原理的坚持。正是秉承“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b)这一唯物主义根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才主张在“两种生产”不相适应的时候通过调节人口实现均衡发展。

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处处闪现“均衡”的光芒,在对“两种生产”内涵做出科学阐述的基础上,不仅科学地阐释了“两种生产”对立统一这一均衡发展的辩证哲学思想,而且科学地阐明了“两种生产”相互适应这一均衡发展的人类社会法则,此外还在“两种生产”原理的框架下科学地阐发了人口调节这一均衡发展的实践理念。以“均衡”为关键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精髓,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两种生产”原理为代表的主要人口思想的再挖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b)

掘、再提炼。“均衡”一词在多种学术语系以及政策语境下被广泛地使用,例如,“均衡”在经济学中可反映供求双方相一致的市场出清状态,在地理学中可代表要素在不同空间均匀布局的状态。归结起来,它的含义一般都是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各方面处于力量对等的状态或者说在没有外力影响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故可用以描述矛盾的一方面既没有因发展超前于另一方面而对后者构成压力,亦没有因发展滞后于另一方面而给后者带来阻力,两方面在“对立”中实现了“你同我的发展需要相符、我与你的发展需求相适”的“统一”。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也逾越不得、违背不了均衡发展规律,马恩两人通过深度解析原始社会家庭起源、封建社会强迫移民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等人类世界多阶段的发展机理雄辩地证明,“两种生产”均衡的破坏是以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冲突甚至危机为直观表现,其不计成本、不惜时长地指向新的均衡是历史的必然。“两种生产”均衡发展要求人口生产无论何时何地既不能明显超出特定阶段物质资料生产可承受的范围,亦不能对特定阶段物质资料生产作出明显迟滞的响应。对于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使用过“适应”“平衡”“成比例”以及“按照适当的比例”等一系列的表述,它们显然都有着和“均衡”共通甚至相同的意涵。讲“均衡”就是用更凝练亦更清晰的表达方式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内核,用通行性且专业性的话语体系串联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主轴,抓住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均衡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整条生命线^①。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分别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启迪,却又从根本上实现了升华一样,均衡观虽然在人口思想史上早有萌芽,但是直到马恩两人凭借着对世界规律的深邃洞察、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构筑起“两种生产”理论大厦,才使之具备了立足科学、依托人民、面向实践并开放发展的可能。历史经验表明,“均衡”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的精髓长期以来不断得到继承发扬、吸收借鉴。一些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人口理论为基础来进行拓展,将资源环境生产等纳入进来,提出了“三种生产”“多种生产”等概念,这只不过是针对“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②进行了额外的考察,其实质上是在强调更多方面的均衡发展。西方世界相继涌现出的适度人口理论、人口零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的“烙印”,可以视为由均衡发展引申出来的学术思考。以“均衡”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人口理论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既否定了无原则地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观念,也批判了无条件地认为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扭转了对人口孤立的、片面的认知方式,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解决问题的行动指南,焕发着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感召力,是指导人口相关领域工作最宝贵的资源。

2 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指导中国特色人口制度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均衡思想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艰辛探索中得以不断地创新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制定经济社会政策、考察资源环境问题时,无不都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出发,重视通过调节人口来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其他要素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制度保障。

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人民生活显著改观,由此创造出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曾经谈及人口城乡分布、区域流动等人口相关议题,其中也都包含了均衡的思想,具体可见《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

^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中共中央编译局,1979b)

利于人口迅猛增长的大环境。然而,由于一方面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人口思想直接、深入、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误解错判^①的影响,中国在人口理论方面面临着许多的困惑,故而在人口政策方面亦难有明确的方向,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发展基本属于放任自流。面对人口快速增长给经济社会造成的沉重压力、同资源环境形成的紧张关系,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提出人口多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人口并非越多越好,强调要在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推行计划生育,实现人口有序的增长和良性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曾谈道“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对人类本身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7)这里呈现了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人口生产的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蕴含的意思是需要创造条件使“两种生产”能对应起来、达到均衡。此后,毛泽东又多次针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作出指示,主张人口“有计划的生育”“非控制不行”,这指明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有益路径。周恩来也曾在会议上表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全国有7亿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快,生产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7)总的说来,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众多论述都在强调人口要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口均衡观并无差别,故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指引,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尝试开展计划生育活动;到60年代后期,以城镇地区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为重点,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蔚然成风,机构建设和技术推广初具规模;在70年代前期,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晚、稀、少”这一独具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面向城乡普遍推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改革开放之后,依托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原理的深入探析、充分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完整领会,社会各界逐渐明确“两种生产一起抓”的重要理念,中国特色人口制度建设由此拓开全新征程,走上了规范有效、系统科学的道路。1979年,邓小平曾敏锐地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刘铮,1985)人口多与经济底子薄、资源相对少的现实矛盾是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计划生育因此成为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适应的必然选择,这些论断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国化的生动体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全局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在战略位置,“计划生育是一项战略任务,一定要抓好”“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7)。其精神实质是人口工作与经济工作要双管齐下、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应保持均衡。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深刻地把握了“均衡”这一主线,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灵活地运用“两种生产”原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光辉典范,它指导中国特色人口制度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具体而言,第一,建立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体系。新时期颁布的《宪法》将“计划生育”纳入其中,1982年《宪法》的第二十五条明文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这凸显了均衡发展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转引自:查瑞传,1999)

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彻底贯彻,在根本大法的引领之下,《婚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也都增加了计划生育相关内容。第二,构筑分类多元的生育政策体系。各个省份相继出台《计划生育条例》,根据其经济社会条件、资源环境状况分别确定其具体的生育政策,宽严相济、张弛有度,把均衡发展的目标落实到各个地区。第三,明确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方针。随着“三为主”^①经验的推广,宣传教育成为主要的工作手段,通过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三普及”^②,均衡发展具备了更坚实的舆论基础。第四,人口素质稳步提升的协同推进。计划生育政策既关注“少生”,也重视“优生”,不仅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等的均衡,而且有助于促进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等的均衡,同时,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也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改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跨世纪的20余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人口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不断注入人口大国实践的活力,其“均衡”内核也与时俱进地增添了新的意涵。江泽民进一步地指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重大战略意义。他曾多次强调,必须要把人口置于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加以综合考虑、谋求均衡发展,“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既着眼当前,又放眼未来,这是布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而紧迫的任务^③。21世纪,胡锦涛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提升到了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系统地论证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道路的必要性。他指出“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务必高度重视,按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始终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把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做得实而又实。”(胡锦涛,2004)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上述论断无不蕴含着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重要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人口理论,又发展了中国特色的人口实践进程,进而夯实了人口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基石。具体来说,第一,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更加健全。2001年,计划生育的专门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中国由此构建起以《宪法》为依据,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核心,以计划生育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为主体的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这为推动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和坚实的法律保障。第二,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逐渐形成。政府建立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开展了西部地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同时,在社会保障、收益分配等方面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这些优惠政策为深度推进计划生育、持续促进均衡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第三,这一时期,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出台,计划生育工作重心逐渐由审批管理向技术服务转变,为人口均衡发展营造了更有利的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将协调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处理人口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基本遵循,更明确地提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实践的重要体现。

①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宣传教育与经济限制,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与人工流产,以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与突击活动,以经常工作为主。

② 普及人口理论知识、普及人口政策、普及节育优生知识。

③ 例如,江泽民在2002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

针对当今中国的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状况,习近平以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眼光客观地加以看待、审慎地作出评价。习近平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新华社 2016)。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地告诉人们,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战略任务还未完成,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的时代使命依然艰巨。同时,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变化了的人口态势与经济社会形势,习近平把握了均衡发展在新历史起点上的新特征,顺应了均衡发展在新发展阶段中的新需求,赋予了计划生育工作新内涵,指明了人口制度建设新方向,作出了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新部署,开创了夫妇均可全面生育两孩的新格局。习近平强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习近平 2015)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人口思想,实现了人口制度建设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人口思想,应当把握其中两大尤为鲜明的特点。第一,全局观。习近平将人口均衡发展寓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中进行统筹考虑、综合研判。习近平要求,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落实,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新华社 2016)。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中依靠全面依法治国得以落地。可见,人口均衡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融合。同时,它又是五大发展理念在人口领域的深刻体现。这使得人口制度建设能够更充分地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更积极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转折性。习近平把人口均衡思想从单纯的规模均衡发展到规模与结构均衡并重。人口各个内在要素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都对治国理政有着特定性的影响。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不能割裂开讲单个要素的均衡,而是应当兼顾各个要素的均衡,尤其必须统筹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均衡。习近平改变过去更偏重实现规模均衡的状况,给予促进结构均衡与实现规模均衡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人口制度建设中做好顶层设计。这不仅反映在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优化人口结构的实践中,而且还反映在及时综合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探索中、对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的更高要求中、精准扶贫以实现首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工作中,等等。党的十九大继承并深化了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间的一系列重要人口思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性决断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习近平 2017)的明确要求,从均衡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作为人口发展抓手的生育政策与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的基本关系、肩负人口发展使命的生育政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基本角色,这为新时代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定出了新基调、为新时代相关领域人口发展给出了新部署。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口要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落实到新时代的具体实践中。

3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走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

尽管在目前已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矛盾运动的常规形态、宏观环境、典型影响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发育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由马克思两人亲自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重要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重点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重心面向的人口均衡观却未因此而丧失其理论层面上的涵养性与实践层面上的导引性,特别是“均衡”的思想底色非但没有褪去,反倒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波澜壮阔的发展中愈加鲜明。恰如习近平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

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 2018) 均衡发展规律一贯地支配着、普遍地作用于各个社会阶段,并不因为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人口生产类型根本转变而弱化其调节性、约束性的效力。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跨时代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形势可以等量齐观地予以看待、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问题可以一概而论地作出解答,“两种生产”均衡发展原则是指南性的,而非教条式的,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具体意涵仍有必要立足阶段性使命、结合客观的实际加以挖掘。不过,长期以来,关于“两种生产”,国内学界虽不乏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进行的解读与辨析,但却甚少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相联系,更欠缺对理论原始内核的高度提炼、对理论演化主线的深度凝练;关于均衡发展,国内学界虽已经设计出系统性概念框架与多维度指标体系,但大都并没有将此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厚重的“均衡”底蕴之上,更未反映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均衡道路探索、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启示。本文首先梳理了马恩两人的经典原著原文,而后总结了中国特色制度实践,推进了以“两种生产”均衡发展为基本命题、根本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有助于突破上述局限,开拓崭新局面。

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各地区的人口发展总要经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的过程通常都是死亡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后下降,各地区往往就会随之出现一个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并存的阶段,其结果是高自然增长率带来人口规模的持续攀升。中国的人口转变发端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死亡水平以世界少有的速度下降,但是出生水平却依旧维持着高位状态,这使得人口规模在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高速增长、几近失控,“一普”(1953 年)和“二普”(1964 年)连续敲响人口规模不均衡发展的警钟。一种较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出生率能够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随死亡率同步下降,自然增长率由此可以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从而避免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人口规模压力。但是这在自然条件下基本不太可能实现,西方国家大都历时上百年才完成生育转变。因此,唯有采取人工干预手段方可加快出生率下降的步伐,缩短高自然增长的时限。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控制人口规模,就无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提出正是旨在借助人工干预手段推动中国人口尽早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以人口规模均衡来助推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人口内在诸要素之均衡。它既不是因反对人口越多越好而诞生,更不是因推崇人口越少越好而施行,“均衡”才是它的根本考量。

“均衡”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从诞生到深化的全过程中毫不动摇地秉持着的第一要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体系永不褪色的旗帜。“均衡”在新时代得到了更深刻的阐释、更系统的论述,这既得益于经典作家重大理论创见的不断继承,也受益于人口大国道路实践探索的无尽滋养,彰显了以认识指导实践、以实践发展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立场与方法论姿态。在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成果的指导下,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中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法制规范、宣传教育、利益导向、技术服务等相结合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中国特色人口制度建设催生出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短时间内,人口规模过快增长势头得以扭转,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较长时间过快增长产生的经济社会风险,缓和了较长时间过快增长将加剧的资源环境矛盾,同时为人口健康素质大幅提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改善以及人口结构红利有效释放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代表这样一种模式:在政权确立初期经济社会基础尤为薄弱、资源环境存量相对匮乏的发展中人口大国,遵从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的本质要求,通过人口制度建设,推动人口系统内外关系(包括人口的规模与素质、结构等系统内在关系,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外在关系)的双协调,助力跨越西方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口均衡观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动展现,中国目前已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开

辟出的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构建起的中国特色人口制度是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依托。未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艰巨的时代使命,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迈出中国特色人口发展道路上更坚实的步伐,更具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a: 78-80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95a.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78-80.
- 2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b: 2,532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95b.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IV).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532.
- 3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 人民出版社,1980: 104,105,269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80.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LVI-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04,105,269.
- 4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60: 619,621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60.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619,621.
- 5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1961: 619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61.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VI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619.
- 6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1979a: 37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9a.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LV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7.
- 7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 人民出版社,1972a: 300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2a.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XV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00.
- 8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b: 391,692,708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2b.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XI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91,692,708.
- 9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人民出版社,1972c: 34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2c.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XIV).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4.
-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79b: 49,121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9b.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L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49,121.
- 11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人民出版社,1971: 145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1971.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XXXV).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45.
- 12 查瑞传. 人口学百年. 北京出版社,1999: 97
Zha Ruichuan. 1999. Centennial History of Population Studies.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97.
- 13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 23,55,122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07. Chines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hina

-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3 ,55 ,122.
- 14 刘铮. 人口理论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508
Liu Zheng. 1985. A Teaching Course of Population Theorie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508.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人民出版社, 1997: 1463-1464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1997. Selected Works of Important Literature since the 14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ume I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463-1464.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283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 2002. Jiang Zem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lected Works).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283.
 - 17 胡锦涛. 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427943.html> 2004-04-04
Hu Jintao. 2004. Speech at the National Symposium on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ork (Full Text). People's Daily Online.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427943.html>, Apr. 4th.
 - 18 新华社. 习近平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0622.htm, 2016-05-18
The Xinhua News Agency. 2016. Xi Jinping Made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Xinhua Net.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0622.htm, May. 18th.
 - 19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3/c_1117029621_3.htm, 2015-11-03
Xi Jinping. 2015. Descriptions on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Xinhua Net.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3/c_1117029621_3.htm, Nov. 3rd.
 - 2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17-10-27
Xi Jinping. 2017.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nhua Net.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Oct. 27th.
 - 21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2018-05-04
Xi Jinping. 2018.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to Mark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Karl Marx. Xinhua Net.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May. 4th.

(责任编辑: 宋 严 收稿时间: 2018 - 10)